

本书系真实写作

逼真而富于激情

群众出版社

体味

一个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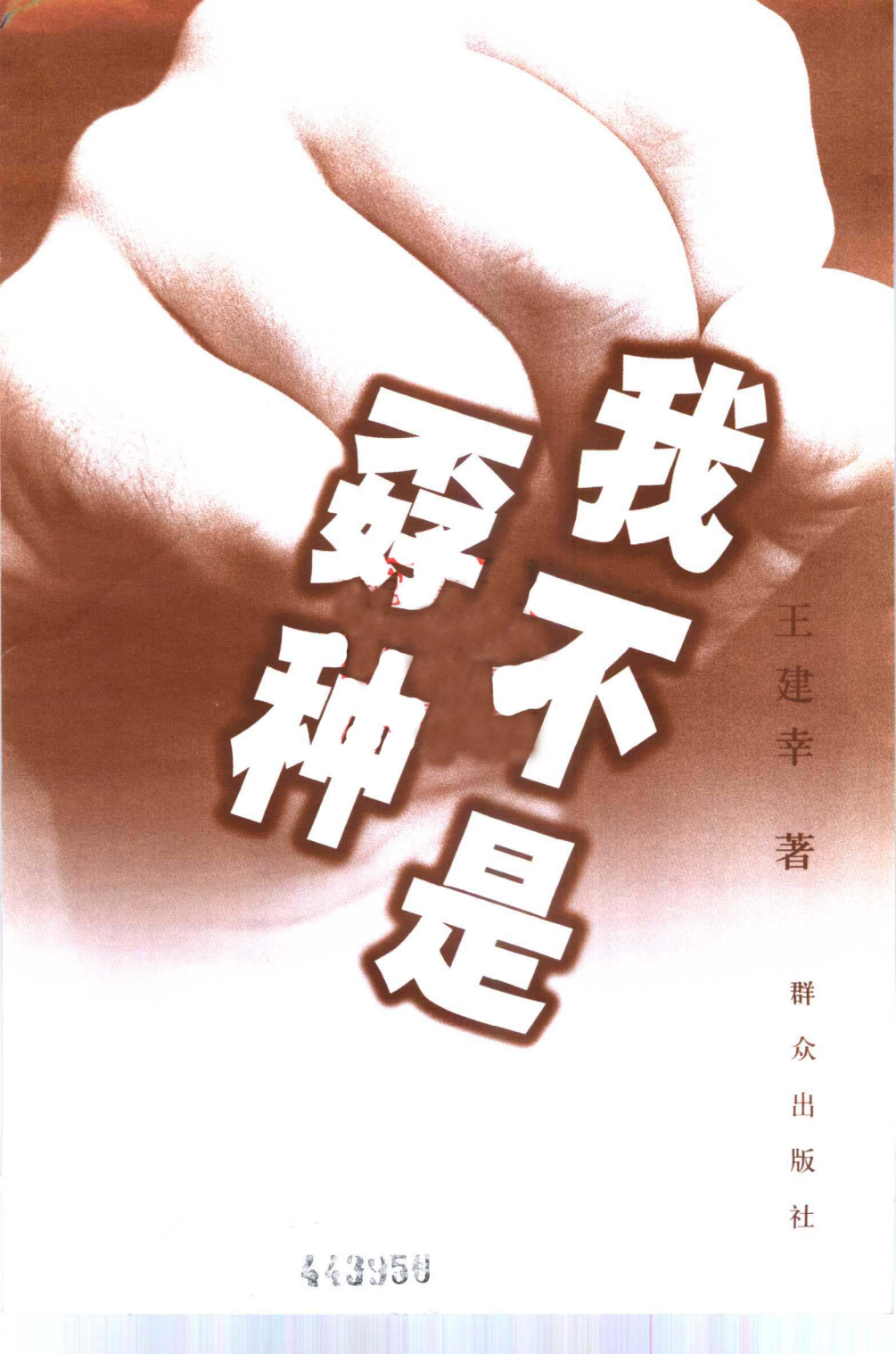
无奈中的

苦涩

绝境中的痛苦

我不是 孬种

王建幸 著



我不是
好种

王建幸 著

群众出版社

443958



序

王建幸又出书了。

他的第一本书《剑啸长虹》刚刚在上海出版，第二本书《我不是蠢种》又即将面世。其实早在《剑啸长虹》编辑印刷的同时，这本书便以《刑警无悔》的书名在2002年的《人民警察》杂志上连载了。

时常和王建幸同志一起开会，有时在上海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有时在《人民警察》杂志举行的各种活动中。我只知道他原来是公安分局的一位副局长，现在是杂志社的主编。我不知道他就是《我不是蠢种》的作者。这部小说在杂志上连载时，署的是笔名肖剑。我就以为和《人民警察》历年来发表的长篇连载一样，是一部带点传奇色彩的惊险悬念作品。于是我就一期一期津津有味地往下读，被精彩的情节所吸引，被主人翁的足智多谋、英勇无畏所感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年轻小伙子肖剑从部队退伍了，他当上了一名见习刑警。恰逢刑警队四处撒网缉捕频频作案的大盗“飞鱼”。这个大盗作案手法神秘，常在夜间下手，很难破获。肖剑奉命孤身深入虎穴，单枪匹马地勇斗双凶。好戏由此拉开了

帷幕。我也一章一章读下去，半年见习期满，肖剑觅迹寻凶、历经一波三折，终于将残害卖工艺品项链的小伙子致死的凶犯“猴子”抓捕归案。

2 连战告捷，肖剑锋芒渐露，与战友们不断地侦破黄金奇案、贩毒案、六岁儿童被绑架案、持枪抢银行案……起先我觉得这是一部以肖剑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一个个案子的侦破犹如长篇电视系列剧，每一个案子都相对独立，都不相同，却又由肖剑似一根红线般串连起来，就好像串起的一根光耀闪闪的项链。读着读着，我发现这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叙述破案的作品，肖剑去基层派出所了、肖剑升任公安分局副局长了、肖剑分管刑侦、又开始了破案。巧破假币诈骗案，制止突发事件，去美国考察，当选市人大代表，直到此时，我才察觉这不是一部以虚构为主的长篇小说。我注意到了作品主人公和作者署名是同一个人，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体的小说。作品里的肖剑，基本上就是作家肖剑。

天有不测风云，无情的病魔肆无忌惮地向肖剑扑来。他忍着病痛，和战友们一起将贩毒大案的毒贩子们收罗网中。病魔愈加猖獗，终于将他击倒在轮椅上，他慕名飞去北国的哈尔滨治疗，要打针了，请读这一段：

“20厘米长粗粗的钢针终于扎进了皮肤，钻进了骨头，突然一股激流在我的腿骨里咆哮，它冲击着礁石卷起了狂飚……我疼得撕心裂肺，痛得咬牙切切



齿，冷汗直冒。”

我也是个作家。我知道没有切身的体验，没有真正尝过打骨针的滋味，是决不可能写出这段文字来的，哪怕仅仅只是一小段。

于是我设法打听这位作家肖剑是谁，当人有告诉我肖剑就是王建幸时，我不由对自己连连自责，甚觉内疚。平时王建幸走路时，我是觉得他的腿脚似有些不便，我自以为是地猜测他可能在抓捕坏人时受过一点腿伤。我万没想到他曾被病魔击瘫在轮椅上。他到办公室来看我时，还要走上高高的四层楼。我要早知道决不会让他爬到四层楼上来。

当我明了《我不是孬种》正是建幸同志的一部以亲身经历为主线的长篇小说时，我读过的篇章中那些精彩的段落、那些个鲜活的刑警形象就像闪烁的星星一般全闪亮起来。

怪不得这部作品会写得如此动情，怪不得小说里会有那么多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怪不得肖关鸿同志会称呼王建幸是一位铮铮硬汉，怪不得这本书的书名会叫《刑警无悔》。

是为序。

叶 辛

2003年4月

注：叶辛，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录

我
不
是
窃
贼



引 子	1
第一章 加入警队	3
第二章 见习刑警	10
第三章 放飞展翅	32
第四章 黄金奇案	51
第五章 青春变奏曲	89
第六章 刑警的爱	113
第七章 “8·28” 绑架案	122
第八章 落网浦江	140
第九章 “捕狼” 行动	167
第十章 生命价值	190
第十一章 走进警校	200
第十二章 文武之道	209
第十三章 围捕行动	224
第十四章 轮岗锻炼	247
第十五章 弯弓射雕	257
第十六章 人生拼搏	288
第十七章 无怨无悔	317



引 子

秋日的早晨，太阳远没有夏日里那样的炙热奔放，就像经过暴风骤雨般的热恋的少女，为人之妻后就变得那么温情。日头边刚挥散去淡淡的围云，一缕和煦的阳光正洒向大地。

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阳光从耸入云际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折射过来，那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飘浮；那炫目的阳光，碎金子一般熠熠闪光。人们仿佛进入了海市蜃楼。

紧挨楼边的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城市高架路；路上快速驶过的车就像是惊蛰后破土的甲壳虫互相追逐着……

从高架路朝西看，一片红瓦淡黄色墙面的法式小楼群隐

没在浓密的绿树中。但在楼群里竟不谐调地矗立着一栋同样涂着淡黄颜色的楼房。

在14号门楼里，几乎与病床、轮椅相伴了两年的我，终于站起来了！我拄着双拐，走下四十八级台阶，踏上门前那条绿树成阴的小路，贪婪地嗅着树木和泥土发出的芳香，闻听呢喃的鸟语，我忍不住鼻头发酸、眼睛湿润、视线模糊了……

2

哦，多温暖的阳光，多精彩的世界，多熟悉的小路。在当刑警的日日夜夜里，我何时留心观察过你啊！那是一种紧张而又忘我的生活。如今，当我已无法再与战友一同勘查现场、再去降妖擒魔时，我痛苦地陷入了沉默。

我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着。秋阳洒在身上暖融融的真舒坦，几片树叶无声无息地从枝头飘落，邻近的校园里传来朗朗读书声。哦，为了这一片安宁我曾经付出过许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蜿蜒的小路啊，唤起我对那段如火如荼的生活的美好回忆……



第一章 加入警队

从中央军委宣布撤销我们部队番号起，我在中国空军王牌部队的军旅生涯就注定结束了。

当列车徐徐驶出站台时，站台上昔日的首长、战友随着列车的开动涌了过来。“来信啊肖剑，不要忘记我们。”我挥手与朝夕相处近五年的战友告别，泪水夺眶而出。

这五年里，我们爬山涉水勘察地形架设国防线路；

这五年里，我们风餐露宿保证作战训练飞机的起航降落；

这五年里，我们一同赤膊打球，练武，种菜，喂猪；

这五年里，曾经有过磕磕绊绊，但更多的是你弹琴来我唱歌，你生病后我打蛋煮面送床头。

战友情，兄弟情，怎能忘，怎么能汽笛一声就这么分离了呢？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随着“咣当”一声列车启动后，我再也忍不住了。

“多保重，战友们！”

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的草绿色军装上已没有了红领章。但我自信这辈子我将永远是个军人，因为军营是锻炼出男子汉的熔炉。确实，以后的日子证明我已磨不去军人的作风、军人的意志、军人的品格……

回家后的日子里，我除了去军转办参加学习班外，就和几个一起复员的战友，相邀看看电影或骑车郊游，并享受着母亲每天变着花样做的美味佳肴，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月。

一天晚上，户籍民警老陈来到我家。我正在练习小提琴，尽管刺刺啦啦的声音比杀猪好不了多少，但我仍兴致盎然，全身心投入。

见是民警老陈到家，母亲赶紧让座沏茶，我也礼貌地停下了那刺耳的琴声。

“嘿，不错嘛，想不到在部队还学会了玩乐器。”老陈呷了口茶便唠起了家常。

我却有点脸红。“不行，瞎玩。”

“行，小青年不到外面去瞎闹，关在家里学琴，这说明你能静下心，不浮躁。”四十开外的老陈捋了捋短短的头，颇有点心理学家的风度，夸奖了我一番。

母亲在一旁也顺水推舟。“没有错，我家大儿子从小就喜欢习字画画，不贪玩，成绩也好。”说到这里似乎勾起母亲的心思，“都怪这场文化大革命，否则他大学也毕业了。”



我知道母亲的遗憾，但老陈此番来访决不是叫你声讨文化大革命的，所以我也投桃报李称赞起民警的工作。

“陈同志，你们当民警的也真辛苦，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下班时间早过了，你还要到居民家家访，也真不容易啊。”原本我想讲些客套话，不料这些话正中老陈下怀，他那双不大但很亮的眼睛一下就盯住了我。

“小肖同志，你看警察好不好？”

这能有什么其他答案呢？又何况对面坐的是管段民警，于是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警察当然好。”这其中还有个原因，因为我父亲也曾当过警察，是位老公安。

“这样就好嘛。”老陈此话令人费解。他拿起大檐帽，起身告辞了，走到门口还回头从头到脚扫视了我一遍。这下我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意思？答案在几天后就揭晓了。

“肖剑同志，你被分配到滨江公安分局工作。请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到分局政治处报到。”一纸通知书邮寄到家。

既出乎我意料之外，又似乎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我应征入伍前是从市某建筑设计单位走的，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我应该是回原单位工作，所以复员后，我既没有通路子也没有找关系，稳如泰山地在家练习小提琴；意料之中的是，父亲希望我到公安局工作，尽管他已经调离了公安，并且曾经活得很累很累，想不到他建议我接他的班，还有管段民警老陈那天神秘的样子也不能不令我事后猜测。若干年后，我当所长时也要求民警当面考察要求加入警队的新成员，其中有一栏必填项目，是否热爱人民警察工作，并且态度要明朗。

拿着粉红色的分配通知单，我在父母的催促下，还是走进了森严的公安局大门。

公安专科学校三个月的专业培训一晃眼就过去了。

我和建明、阿亮、苏敏被带班的林康班长选中，调入分局刑警队当侦查员。在所有军复战友的眼里，我们几个是幸运儿，因为刑警是专门负责破案的，那个威风劲头，那个名声该有多好听啊！

我也有点暗喜，却不知道今后的刑警道路会是那样的艰辛，那样的令人兴奋，也时常会为徒劳无功而那样的沮丧和烦恼。

从警校培训回来后的第三天（中间正逢休息日），我们按照林康班长不要穿制服的嘱咐，一身便装来到刑警队报到。

刑警队就在局本部大楼底层。那是一栋大红砖楼，二十世纪初曾经是英国巡捕房，以后又曾是国民党警察局，墙上油漆早已斑驳陆离，难掩破旧的样子。不知怎么，当我踏进这凉飕飕的宽敞的楼道里时，不禁平添了几分神秘感。这才叫刑警办公的地方呢！

楼底除去治安值班室，几乎全部是刑警队的，尽头的一间门檐上方横着写有“刑警队”三个字的小木牌。跨入门槛，只见一张乒乓桌边放了一圈长靠椅，墙头一边是破案竞赛表，一边是块大黑板，上边用粉笔写着：“热烈欢迎四位新同志加入刑警队”。

长椅上已经有侦查员坐在了那里，乍一见他们我心里有点失望。有个老的两鬓斑白，有个小的不足一米七，不知哪根筋搭上，我马上联想到《水浒传》里的鼓上蚤时迁。还有



的嘴角边衔着烟卷，眼光不时审视着我们。这哪像我心目中的高大勇猛的侦查员？可能是电影《侦察兵》刚看过不久，老是拿王心刚的形象与在座的比。

失望归失望，作为新队员，我们四个还是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地坐在了已经留下的第一排的位置上。

指导员很面善，从一进门他就笑眯了眼：“四位新同志不必拘束，今后我们就要在一个锅里吃饭。想抽烟尽管抽，我们这里男的几乎没有不吞云吐雾的。”这番话也的确给我们解了围，窘迫的状态得以缓解，机灵的阿亮马上从兜里掏出一包大前门烟，从左到右发了起来。

不一会儿人都到齐了，队长从里间队长室里出来。我一瞥，哇，这才是刑警队长的形象呢！一米八的个子，黝黑的脸庞，略显花白的短发，手里托着一个紫砂壶，开口声音洪亮。“开会啦！”说完全场鸦雀无声，是纪律所致还是队长威严所致，我无法判断。“今天我们欢迎四位从部队复员的新同志加入刑警队。这是新生力量，我们热烈鼓掌欢迎！”说完他那双粗黑的大手带头鼓起掌来。

一时乒乓室兼会议室里噼噼啪啪掌声响起，我也有些激动。

“我们队部研究了，四位新同志由四位老侦查员带教半年，然后酌情单放。”空军出身的我马上理解了“单放”就是“单飞”的意思。

“下面宣布带教名单。”一时会议室里寂静无声。

“雍亮。”“到！”阿亮个不高但很机警，马上嗖地站起来。

“由崔亚成带。”见徒弟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老师也站

了起来。那是一位五十出头满头灰白发的干瘪的老干探，也就是刚进门时，我见他就联想到《水浒传》里鼓上蚤时迁的那个精瘦老头。惟一使人敬畏的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陆建明。”“到。”建明长得一表人材，1米七八的个头，肩宽腰窄，特别是那张脸，白净净的四方脸，还长了个挺拔的鼻子，真让人羡慕。

“你由鲁忠祥同志带教。”鲁忠祥只是颌首致意，惟一的动作是抬起拿着一只板烟斗的手晃动了一下，算是收下这个徒弟了。建明有些尴尬，站在那里像个木桩。“坐下吧。”还是指导员解了他的围。后来我才知道，这鲁忠祥是本刑警队“开国元老”，是闻名全市的分局刑队“五虎将”之首，是刑警队重案组组长，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探案高手。

“苏敏。”“到。”吹得一手好笛子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苏敏是我们学员中最老成也是最有人缘的人。

“你由林康同志带教。”

林康是我们警校学习时的班长，在刑警队是反窃车、反扒组组长。在警校时就听教官们说，林康也是“五虎将”之一，只要他站在四川北路商业街上，扒窃、窃自行车案件就大大减少，甚至没有，真可谓神了。

最后一个自然是我了。我心里有些紧张，不知谁当我老师。不容我细想，队长就点了名。“肖剑。”“到。”“你由朱升同志带教。”可巧的是师傅就坐在我对面，他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壮实的身板，国字脸，略厚的嘴唇正张开着朝我笑呢。“小肖同志，我们互帮互学，互帮互学。”四名老侦探中，惟有我的师傅是最谦逊的。其实他资格是最老的，解放上海时，他就是华东野战军一位年轻的排长了。当然这



也是以后知道的。

队长接着自我介绍：“郭大林，老山东，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噢，这是指导员老尹，也是山东人，人称笑眯眼。”队长话音刚落就弄得满堂大笑。我们颇为尴尬，想笑又不敢笑。指导员的外号也太贴切了，更出乎意料的是，从进门开会到现在一直威严的郭队长竟如此调侃搭档，足见两人感情笃深。再瞧指导员那双眼睛笑得已经成缝了，这下我们四个才斗胆稍微歪了歪嘴笑了起来。

队长话题一转谈起了工作：最近北片四川北路沿线地区盗窃案件频频发生，而且是有规律的，每次都在阴天或月亮缺损的时候，所锁定的目标又均是二层北厢房。这是上海石库门房子特有的建筑风格，在北边楼的厨房上还有一个半层的房间叫北厢房，厢房顶上是晒台。

“少克，你们专案组要努力啊！”被点到名的是“五虎将”之一、人称破盗窃案专家的长得浓眉大眼的资深侦查员郑少克，这员虎将应道：“晓得了，我不把他从煤气管子上拖下来，我就郑字倒写。”从煤气管子上拖下来？我听得一头雾水，反正我老老实实作笔记就是了。

“嘿，朱升，你们情报组一下子添了两丁，你也要为这个案件的侦破做贡献。”听到队长点了师傅的名，我的心也揪紧了，只见朱组长咧开大嘴笑了笑：“没问题，我与少克协作好，回头我们就研究案情，撒开大网。”不知谁在底下接了一句：“老朱，不会是撒开大嘴吧！”话音刚落，侦查员们已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四个也融入其中放声笑了起来……

我的刑警生涯从此开始。

第二章 见习刑警

说老实话，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战斗集体，原先抱着看看再说的想法已烟消云散了。

刑警队共有民警四十三名（当然包括我们新人队的四名），设有重案组、情报组、反扒组、东西南北片四组以及内勤室。“黑脸”队长郭大林，1946年从山东参军打到上海，情报组出身，说话大嗓门，一接触就知道是个豪气冲天的人。“笑眯眼”指导员尹胜利，经历与队长相仿，说话慢声细语，曾经当过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其实他的眼睛并不小，只是见人就带笑，在队里威信也很高。副队长林康，在我们入队后两个月就升职了，更是外秀内刚，办案极为干



练，而且每天深夜才回家，不是看案卷分析，就是在作笔记，给人的印象是位勤奋好学的领导。

刑警队“五虎将”名不虚传，除了凶案侦破专家鲁忠祥、反扒专家林康、破盗窃案专家郑少克、情报专家朱升（也就是我的师傅），还有一位正在千里之外追缉案犯的审讯及追踪专家宗明。其实队里的侦查员各有所长，人人有绝活。我为有这样的英雄集体而骄傲。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吃罢了母亲准备的早餐，跨上自行车就上警局了。出门时，家中那台三五牌座钟才刚过7点半。

我仍旧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束在蓝军裤里。其实我很想穿上一身蓝白警服，头戴大檐帽，多神气多威风啊！可是组长昨天专门叮嘱：我们情报组是刑警中的便衣，从第一天起就不能穿制服，以利开展工作，特别注意不要在亲友邻居面前暴露身份，以免日后出危险。年轻人往往有一种心态，越是神秘越亢奋。我临出门时也关照家人，不要把我是刑警说出去，只说是在行政科工作。以致几年后邻居还以为我是在公安局搞后勤的呢！

从家里骑车到局里，只有十来分钟路。等我跨进办公室时，见朱升组长正提着四个热水瓶去打水。我赶紧去帮忙，朱组长一扭身说：“不用了，你去扫地抹桌子吧！”于是我忙打水拧抹布、擦桌椅，等揩到朱组长办公桌时，赫然看见“四川北路沿线系列盗窃案”案卷。我目测这沓案卷足有半尺高。

难道组长昨晚干通宵？想到这里我有些燥热，有点不自在。作为见习刑警，徒弟理应陪师傅，更主要的是学本领，